

佩玉齋類藁

欽定四庫全書

佩玉齋類稿卷五

序

元 楊驥 撰

送羅執夫赴弋陽縣學教諭序

考工記曰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然而求是
數物者必于是乎取之故曰非無也夫人而能為之也
乃若士之立師道于學校宣夫人之所能哉往年南陵

羅季端教錢唐未幾而其兄與可教新城今與可之嗣
執夫祇省檄之光華往弋陽之上邑于是羅氏之門仕
于邑校者三人矣余見季端之于錢唐也策力修治篤
意訓淑人莫不嘉其勤且其周旋有度上下以和蓋材
之時者焉與可之于新城也執謙冲虛蓄德宏深人莫
能窺其量且其學博而識質懋且文蓋器之良者焉是
固所以為能充其任者也執夫承尊父之矩度恢其器
于有容襲季父之通敏達其材于有合其有不能充於

其任乎夫莫難乎為師也至于羅氏之門夫人而能為之則羅氏者殆非士大夫之粵燕秦胡也哉惟羅氏之子弟濟濟翼翼郁然可觀踵執夫而為教官宜有未艾進而郡庠之陞胄監之拜者將不相望于異日耶執夫之行也宣之文儒雋賢莫不多其濟美榮其端邁是以雄詞畢陳雅歌迭唱發中和于金石合節奏于律呂及其彙粹篇什充溢編簡咸以余為傳子夏之學者請著其端遂撰為序引如右

送張元弼序

士大夫將去其鄉仕于遠方則君子不能無離曠之懷
超然于中而不可已者于是焉慷慨歌呼以申其致而
古者朋友之道因以顯白于當時若夫諷詠之辭比興
之義皆視其作者之所能而所為作者之人品才美繫
焉宣城張元弼受檄行省分教于建德之淳安戒途有
日其友魏然明合吾邨之雋彥為詩以道其行既又編
次成帙虛其右簡而屬余序余惟崧高烝民之詩尹吉

甫之誦申伯樊侯者也今諸君子遵用古道追配吉甫
于元弼之行也陳禮樂之光華間俎豆之微懿雅正之
音發于金石藻翰之輝爛乎雲錦由是而淳安山水之
秀人物之傑播之句律載在篇牘無遺美焉况乎溫柔
敦厚之風交倡迭應或頌或規深有合于詩人之意觀
于斯者元弼之人品才美槩可知已元弼秉中和之彞
德內衷其直襮融其謙接其容者可以信其言聽其言
者可以識其志守是道而仕于時將無遠而弗達頃嘗

識教分水有稱其邦聲聞之通于淳安者素矣是行也
固無待于詩而重諸君子之詩亦無藉于余言者獨然
明誼好之篤固將以暴元弼之名譽而釋諸君子離曠
之懷也是不可以無述故叙言以列其端用以見交道
之古也

送賈伯暉山長序

姑孰之流入于楊子在牛渚磯南其形勝雄以奇其土
田沃以豐而據江山之津要則有巨鎮為采石民居數

千與守成者旁午其賢豪多善積而厚藏其習俗多尊
儒而尚義而司風化之本原則有鄉校為采石書院數
十年來主教席者更去而踵來其行誼或足以取重當
時其問學或足以接迹前修其儀度或足以作矩後進
而稱教養之職任則有北方之名士為賈伯暉伯暉以
至正元年為山長居頃之士大夫之稱譽其賢者曰始
書院之田以畝計才五十有奇伯暉至而請于司憲之
官得割郡庠及天門書院餘帑買田以益之數登于舊

有加復能致當塗之宰縣者上言于郡府取三江水利之美額以養士歲以為常令而門宇奕奕崇飾有嚴學從蓁蓁絃誦無輟皆伯暉之績也伯暉之績夫既顯書而深刻之已江東諸郡亦有為書院之長而其賢若伯暉者乎其為是言者非獨一人而止于是伯暉之名在學官著甚予聞伯暉懷能抱藝翺翔于曹監者有年人之識伯暉者期伯暉于華達久矣然竟以奇窮偃蹇年壯而猶未仕及其故人之貴顯者稍稍在當路欲有以

引用伯暉會南行臺御史移書浙省始得為是官伯暉
惟不卑其官而欲小試其所蘊以故能稱其職任而士
大夫翕然稱譽之夫以伯暉之才顧何施而不宜今局
于位不得肆而其成就已卓卓可觀若此則異時之躋
躋崇要偃然有所樹立寧不亦可異乎伯暉既滿代與
之遊者某某設祖帳以餞之屬予書其上為之序

送陳希賢贛州學正序

吾鄉有質直之士曰陳希賢居中山讀書事親不求聞

于時前年南臺御史合薦之江西行省用以為贛州路
儒學正行有日其與之游者咸曰行者必以驢豈獨貨
財之為禮哉蓋君子之相愛以言于是乎有贈言之義
今其可以無言耶希賢以一介寒素受知御史遂用校
官起家視夫凡為校官者傑然而出其上則御史為知
人繼自今其母戾所守以期無負御史之知是誠不可
不為希賢告又曰希賢學古之道清修而遠俗務乎內
不以飾乎外求乎已不以徇乎人其為人信賢已使若

果于忘世誰得而移之今既出而仕其亦達夫時之所
同而毋執乎已之所獨乎是固敦本信道者之所不樂
為而今世之所不能不然者是亦不可不為希賢告既
又相與謀曰士之游宦于遠方則朋友之誼必思所以
暴其聲譽而先之不使夫稱望之或鬱乎彼也于是乎
有作誦之舉而況徃徂乎文物之地從事乎庠序之間
不有以導揚之懼其無以為之前聞也蓋雖文采之外
見才美之素彰者或涉乎數千里之地猶不能使其名

一日而振耀于人則夫志識之有在悃悃而不華若希
賢者非卓識之君子疇知之斯尚賢者之所宜拳拳也
是則不可不為章貢之士大夫告遂授簡于駟俾為之
辭惟希賢之方冠嘗受業于先君子矣弗容讓用悉書
其語而叙之以為序

贈明道書院權山長湯子逸序

至元六年上元教官湯子逸攝長明道書院明年郡士
房德卿用御史舉茂材受檄行省實代之子逸既解去

鄉先生孰長卿天台丁仲容西蜀程彥魯弟子師古克
家方宗唯程立心李元中暨掌學官之出納者耿純仁
會堂上相與言曰自吾子逸之懾長于斯也夙夜刻厲
以圖稱塞職事修堂廡作儲室治閣道朔望始集諸生
堂上誦說先王之道前日之廢者舉怠者勤昧者昭學
士大夫亡不說喜以為底幾獲見牧養之意今而絃誦
相聞庾有餘粟凡所以臻此者皆子逸之厯也吾鄙之
士其容可忘諸具以告德卿德卿曰善乎諸公之言昔

之來踐茲席者余不能知余所知固無如子逸子逸與
余蓋厚鄉也徒愛子逸今而乃知子逸賢誰能為子逸
論次者書之乎上元楊駟因為之叙曰子逸宣城人少
從宣城名師游嘗治詩義為科舉業尤能操翰墨工詞
章已而由庠序發身教上元上元屬江左名郡御史大
夫開府郡中比時教官多錄錄下材不為人所稱道獨
子逸明當世之務動止言默皆中繩矩所交游又一時
豪雋長者日從事文雅德誼見之者亡問公卿貴人皆

尊禮為上客以故通郡中咸多之至上元歲餘名稱藉
甚會書院闕長上官因藉以攝事子逸以其全能興起
墜弊又施其餘理所主校室煥然相望較之曩昔未嘗
有也如子逸得致位通顯真不負所學者哉夫旌絕行
者不遺小善錄茂績者不沒微勞況子逸畢志篤意有
功于學官甚著士大夫蒙其實而軼其聞非所以表賢
能厲功伐也其如嗣子逸為之者何勸謹書其事藏之
學官歸其副子逸為士大夫報

送于清叔序

據江左之會而為大藩山之自吳奔來者擁其背至自
楚者復踴躍而前迎南有牛首之奇北有覆舟之勝秀
蟠雄踞之勢于是焉融水則有清溪秦淮渟涵演迤鍾
其美而通其氣蓄而汪洋流而䟽達其外大江周迴引
而東驚環封數百里廣衍曠夷無溪壑汙萊嶄崿險絕
沮洳卑下之地故其人率皆恢豁宏偉無鄙陋之俗下
至里衍閭黨小夫細氓亦皆誦詩書而談禮樂其于貴